学 而 第 一

（凡十六章）

1.1 子曰①:“学而时习之②,不亦说乎③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④,不亦君子乎?”

【注】

①子曰:孔子说。

②习:温习。

③说(yuè):同“悦”。

④愠(yùn):怒。

【按】

适时地温习所学内容,不仅能熟练地掌握它,而且能对它有更全面、更深刻的理解,即“温故而知新”。这当然是令人喜悦的事。《礼记·学记》: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。’,《易·兑》亦云君子与朋友讲习是件好事。“它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与友人相互切磋,能使自己更快地进步,也能使学问、事业更快地发展。近处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,他们的观点,自己已经熟知。古时交通不发达,远方的朋友罕至,至则必会带来自己闻所未闻的新观点、新知识,必对自己有新的裨益,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。我国知识分子“以文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友”的良好传统，与孔子这一教诲不无关系。

道德学问已成，而不为人们所知，不为人们所理解，但能做到不因此而愤怒怨恚，这不是君子风范吗？《论语》中屡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。儒家的其他著作中，也有这样的思想。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”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：“人知之，则愿也；人不知，苟吾自知也。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。”这些都是强调人要注重内在修养，不要因为自己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任用而愤怒怨恚。历史上许多有才能而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生前身后就难免因此受到讥评。

1.2 有子曰①：“其为人也孝弟②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③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④！”

【注】

①有子：有若，字子有，春秋时鲁国人，孔子弟子，比孔子小四十三岁。

②孝弟（tì）：《荀子·王制》：“能以事亲谓之孝，能以事兄谓之弟。”遵循对待父母的道德规范谓之孝，遵循对待兄长的道德规范谓之悌。弟，通“悌”。

③鲜（xiǎn）：少。

①本：根本。

【按】

此章讲孝悌之重要。孝悌本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，在这

里又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了起来，作出了孝悌之人不会犯上作乱的论断。后来，有关孝悌的论断又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，孝悌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。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“：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，孝子之谓也；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，弟（tì）弟之谓也；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，先修之谓也。故曰：孝子善事君，弟（tì）弟善事长。君子一孝一弟，可谓知终矣。’，《战国策·赵策二·王立周绍为傅》“：父之孝子，君之忠臣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·孝行》“：务本莫贵于孝。人主孝，则名章荣，下服听，天下誉；人臣孝，则事君忠，处官廉，临难死；士民孝，则耕芸疾，守战固，不罢北。夫孝，三皇五帝之本务，而万事之纪也。”汉代，倡为“以孝治天下”。作于汉初的《孝经》则更明确地移孝悌于忠君、顺长，而托为孔子之言：“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；居家理，故治可移于官。”也就是说，孝悌之人能将其孝悌之性推而广之，以及于广阔的社会生活，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，像在家里孝敬父母那样忠于国君，像在家里顺从兄长一样顺从上级；像治家那样治理所管辖的范围。所以，后世更有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之说。而不孝之人，则被认为是不能成为忠臣的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“不孝”还是列于“十恶’的大罪，而这‘十恶’是不赦的。明末官员郑鄤，就被政敌温体仁诬为“逼父杖母”，致被磔于市（《明史·温体仁传》）。至于“忠孝不能两全”，乃指因为国尽忠而不能在家尽孝道，并非不孝。

孝悌又是仁的根本。儒家提倡从爱双亲和兄长推衍开去，乃至爱一切人。“仁者，爱人”。爱一切人，就是仁。爱一切人是从孝悌开始的，孝悌是爱一切人的基础，因而也是仁的基础，或者说是根本。后来，孟子又认为，人这种孝父母、敬兄长之性，是与生俱来的自然之性，人先天就具有为仁的根本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及《尽心上》等）。其实，与‘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’相似的说法，比孔子、有若早不少的管仲就已经提出了。《管子》卷十《戒》云“：孝弟（tì）者，仁

之祖也。”因为后世管子之学远不如儒学兴盛，故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为人熟知，而“孝弟者，仁之祖也”少为人知。

1.3 子曰：“巧言令色[1]，鲜矣仁[2]！”

【注】

①巧言令色：巧妙动听的言辞，谄媚阿谀的神态。

②鲜(xiǎn)矣仁：即“仁鲜矣”。

【按】

极尽取悦于人之能事者，必为私利。为私利，则其仁自然是“鲜矣”。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：“巧言令色，能小行而笃，难于仁矣。”朱熹云：“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悦人，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。”(《论语集注》，下引朱熹语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书。)我国传统的取人标准，不尚言辞便捷，而往往倾向于静默甚至拙讷者，这与儒家此说不无关系。

巧言令色取悦于人，固不可取，然斟酌其言，辅之以相应的表情以达其意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不然，岂不是修辞可废、文采可废、神情体态语言可废么？关键在于所言是否符合正道耳。

1.4 曾子曰[1]：“吾日三省吾身[2]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[3]？”

【注】

(1)曾子：名参，字子舆，春秋鲁国人，孔子弟子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以孝闻。

②省（xǐng）：检查。

③传（chuán）：老师或长辈所传授的内容。

【按】

为人出谋划策，当不遗余力。与朋友交往，应真诚笃实。及时温习所学内容，亦即“学而时习之”“温故而知新”也。

当然，尽心尽力为人谋划，所谋划之事，必须合于道义。与朋友交往确实应该真诚笃实，但也不能违反原则。及时温习老师或前辈所教内容，也还要讲究方法。

儒家重自省，意在通过自省达到自我完善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”这种“重内省”的思想，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。身体力行“三省”者，也不乏其人。

“自省”能使人及时地发现自己的过失而加以改正，不断走向自我完善。应该说，这是一种有效的修养方法。但是，如果对它作片面的理解，那么，就有可能走向歧途。

“自省”的标准是什么？在儒家看来，当然是传统道德规范。那么，通过这种“自省”，就只能走向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完善。这就具有明显的封闭性、狭隘性，甚至落后性。

“自省”的标准，除了道德规范之外，还应该包括事物发展的规律，亦即各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，因为人们可能犯的过失或可能形成的不足，除了属于道德范畴者外，还有属于科学范畴者，在现代社会尤为如此。

道德规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，科学知识更是日新月异。“自省”的标准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必须与社会实践、格物致知紧密结合起来，从而使自我与时代同步前进，使自我完善成为紧跟时代步伐这一意义上的完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.5 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①：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【注】

①道：治。千乘（shèng）之国：指当时中等的诸侯国。乘，量词，一辆车为一乘。

【按】

此章讲治国之道。一是“敬事”。“敬事”与今人常说的“敬业”相近。身心投入于所为之事，自始至终，谨慎勤勉，毫不马虎，毫不懈怠，如此则其事业可望成功，否则易败。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，慎终如始，终始如一，夫是之谓大吉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，其败也必在慢之。故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”当然，事之成败，因素很多，不全在敬。敬是态度问题，此外还有能力问题、条件问题等等，都足以影响事之成败，但敬显然是至关重要的。

二是“信”。信是一种道德规范，包括“信用”而不为“信用”所限。“信”意谓“实”，指真实，诚实不欺，讲信用，还包括实事求是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箕郑对晋文公云：“信于君心，则美恶不逾；信于名，则上下不干；信于令，则时无废功；信于事，则民从事有业。”“信于心”指客观地观察、评价人或事物，不带任何偏见，美恶各得其实。“信于名”指各人按自己名分的既定职责各行其事。百官职责，也是客观存在。“信于令”指按时令行农事，不违农时。遵时令行农事乃遵循客观规律。“信于事”，指根据事情的客观状况，采取相应的措施，让大家都有效地工作。“信”实际上就是“实事求是”。

三是“节用”，亦即节省开支，反对奢侈，杜绝浪费。这一思想，在孔子之前就有之。如《管子》卷四《八观》：“国侈则用费，用费则民贫，民贫则奸智生，奸智生则邪巧作。故奸邪之所生，生于匮不足。匮不足之所生，生于侈。侈之所生，生于毋度。故曰：审度量，节衣服，俭才用，禁侈泰，为国之急也。”儒家著作如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、《荀子·富国》和《天论》，也都讲到治国当节用。至于墨家，则是以提倡节用出名的学派。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君、名臣，都崇尚节俭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节俭是一种美德。

考之于史，盛世尚奢侈难保其盛，像汉武帝、唐明皇、清高宗之世都是如此，有难乎为继之患，幸赖汉宣帝、唐宪宗、清仁宗能改弦易辙，善持其后，国家才得平安。末世尚奢侈，亟促其亡，六朝、五代、两宋末、明末，都是如此。

四是“爱人”。对治国安邦者来说，“爱人”也就是“爱民”。儒家重视人民的作用，从孔子一直到清末儒生，无不将爱民奉为治国之道。经史子集四部，爱民之论，时见其中。当然，言论是一回事，实行又是另一回事，且发此言论者，也未必有实践此言论的机会和自由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在封建社会里，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矛盾的，因此，统治者之所谓爱民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，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，只是在客观上对人民有些好处。孔子及其儒家是代表统治者利益的，他们提倡的“爱民”，与人民政府的爱民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后者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，是完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。

五是“使民以时”，即应适时地使用劳动力，不在农忙时兴工程、征劳役，以免耽误农事。《春秋》三传中，赞扬“使民以时”与批评“使民失时”的内容很多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等也有“勿夺其时”之说。“使民以时”，既是对人民的态度问题，也是个政治才能问题。

1.6 子曰："弟子入则孝[①]，出则悌，谨而信[②]，泛爱众[③]，而亲仁[①]。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。"

【注】

①弟子：青少年。

②谨：谨慎。

③泛爱：博爱。

①亲仁：亲近仁者。

【按】

我国自古至今，评论人物，德行总是第一位的。别的不说，就是南朝刘义庆小说《世说新语》中"德行"一门赫然居于全书之首。此后《世说》一类的著作，也几乎都是如此。至于功业、学问、文章，统统都在德行之下。这无疑是不错的。一个人可以不务政事，可以不治学问，也可以不作文章，但不可以不做人。德行就是做人的标准。当然，德行的具体内容，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规定。孔子要求青少年首先要学好做人，而且要从孝、悌、谨、信、博爱做起，因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、也是最为重要的道德标准。这些当然还是不够的，所以还要亲近仁者，向仁者学习如何做人。若有馀力，再学文学技艺。德行是本，文学技艺是末。当先务本，后习末。

注重道德修养，实际上是一辈子的事，生命不结束，就得继续下去，曾经德行高尚的人，不是也会堕落么？因此，德行修养与学习文学、技艺，不可能截然分为"先行"、"后行"两个阶段，并不是先学德行"毕业"后有馀力，再去学文学、技艺等，二者应该齐头并进，只是确实应该把德行修养放在首位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一个真正具有

高尚德行的人，也是绝不会忽视学习并掌握实际技能的。

1.7 子夏曰①："贤贤易色② 事父母，能竭其力 事君，能致其身③ 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"

【注】

①子夏：姓卜名商，子夏其字，春秋卫国人。孔子弟子，少孔子四十四岁，长于文学。

②贤贤易色：钦慕贤人之心代替了好色之心。第一个"贤"为"钦慕"，第二个"贤"为"贤人"。

③致其身：舍其身。

【按】

钦慕贤人，孝敬父母，忠于国君，信于朋友，这些都是最基本、最重要的道德标准。如果一个人在这几个方面都已做得很好，且行之必尽其所能，那么，他肯定已经具有相当高的道德修养，虽或以为他未尝学习，也可以肯定他一定学习过。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事父母与事君的区别。事父母是"竭其力"，事君则是"致其身"。很明显，事君重于事父母。我国传统文化中"忠重于孝"的观念，即发端于此。忠孝不能两全之际，当舍孝而全忠。离家做官，为君尽忠，自然不能在家行孝道。然为君尽忠，名可以显亲，禄可以养亲，如此则忠也者，孝在其中矣。这就是东汉马融《忠经》所说"孝者俟忠而成之"；"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"。历史人物的"忠君"精神，当然要作具体分析，但致身为国、致身为民，则在任何历史阶段，都是高尚的行为。

现代人当然也应该努力做到“忠孝两全”：既为祖国、人民的利益尽责尽力，又为父母尽孝道，使父母生活舒适，精神愉快。但当二者不能两全时，则应当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。事业上取得了成功，成就了“忠”，同时也给父母带来了光荣，使父母感到欣慰，这不也是成就了“孝”么？故通过成就“忠”，可以做到“忠孝两全”。这与马融的说法相比，虽然忠孝的内涵不同，但道理是相通的。

1.8 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①，学则不固②。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③。过则勿惮改①。”

【注】

①重：厚重，稳重。威：威严。

②固：鄙陋。一说“坚固”，亦可通。

③无（wù）通“毋”。

①惮（dàn）：怕。

【按】

如果一个人性格不厚重，行为举止不稳重，而是轻佻儇薄，就毫无威严可言。儒家很注重仪态举止方面的修养，崇尚庄重、端严、沉毅的气度。《礼记·玉藻》中对君子的仪态举止，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，大抵都是要求体现此类气度。扬雄《法言·修身》对此也有论述。

我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正面的文臣儒将形象，其气度大多庄重、端严、沉毅，极少滑稽者，其主要原因正是儒家的“尚重”。人们认为，滑稽非大臣之体，庄重、端严、沉毅，才是大臣风范。也许是抑扬太过的缘故，中国古代的政治家、学者，有幽默感的并不多。现

代人应当既庄重、端严、沉毅，又不失幽默感。

不断地认真学习，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，使自己免于成为鄙薄浅陋之人。或将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”作为一个结构，把“学则不固”当作“不重”的结果；“固”作“坚固”或“巩固”解，亦可通。不重于外，必不坚于内，所学得不到巩固，自然不能坚固。

“无友不如己者”的思想意义极为深刻。盖与贤于己者为友，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技艺，多所裨益；与不如己者为友，则对自己的裨益就小多了。孔子此言，乃鼓励人们求贤于己者为友，以便更好地向贤于己者学习，奋发向上，但决不是鼓励人们只为自己考虑，置不如己者于不顾。自己求贤于己者为友，则不如己者求己为友，当然也不能拒绝。若求不如己者为友，固然可以帮助对方进步，但是其进步的速度，则很难像对方主动求友请益那样来得快。若人人求贤于己者为友，主动向贤于己者请益，则社会总体道德、学问、技艺水准的发展，无疑比人人都求不如己者为友并帮助对方进步来得快。圣人之用心，其深若此。

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过失？《论语》屡论之。如《卫灵公》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，《子张》：“子贡曰：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又“子夏曰：‘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’”；《易·益》：“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”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云子路闻过则喜，《公孙丑下》：“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”人即为圣贤，亦不免有过。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过而不改，那确确实实是“过”了。

1.9 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[①]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
【注】

①终：此指父母等长辈的丧事。远：此指祖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【按】

丧事和怀念祖先的行为，如祭祀、修家庙（祠堂）、修家谱等等，都要尽礼尽诚。如此则人民受化，竞孝其亲，竞敬其祖，睦其同一祖先所出之族人，推而广之，爱及整个社会。这样，社会总体道德水平，自然就大大提高了。后世修家谱，多称“敬宗收族”，正合儒家“追远”之意。

1.10 子禽问于子贡曰①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②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③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④？”

【注】

①子禽：姓陈，名亢，字子元，一字子禽，春秋时陈国人。孔子弟子，少孔子四十岁。子贡：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，春秋时卫国人。孔子弟子，少孔子三十一岁。

②夫子：先生，老师。此指孔子是：所有。

③温良恭俭让：温，和厚；良，和悦；恭，恭敬；俭，节制；让，谦逊。

④其诸：大概，

【按】

孔子每至一处，必能闻知当地之政。这并不是他主动向当地了解“政事情况”或刺探“政事情报”，而是那里的当道者见孔子温良恭俭让，威仪德容非凡，于是就政事向他请教，主动将政事详细情

况告诉他。故子贡说孔子之闻知诸邦政事，乃“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”。孔子求闻政事的方法，亦与人相异。

“温良恭俭让”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与信任，既有利于自己了解社会，又有利于让社会了解自己。而了解社会和让社会了解自己，都是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。至于孔子虽然“温良恭俭让”而仅止于使当政者们向他请教政事，没能使他们任用他，则另有许多原因。但是，使当政者们向他请教政事，又岂是常人能做到的？

1.11 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【按】

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之说，最是令人费解。父道如是正道，父亲死后，为子者继而终身行之可也，何必三年之后便改？父道如果不是正道，父亲在世时，为子者便当力谏，父亲死后，为子者岂能不马上改，而要行之三年后方改？其实，此章乃仅就居家而言之。父在，为子者不得自专而行，一切由父亲作主，欲知为子者之贤否，只能根据其志来判断，故云“父在，观其志”。父死，为子者自己作主，可以行其志，此时乃可观其行而判断其贤否，故云“父没，观其行”。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之“道”，当是家庭范围内的家务琐事之道，应当改、可以改而可以缓改之道，如生活习惯、家具摆设之类，一同父亲在世之时而不遽改，乃为怀念父亲而不忍改，故谓之孝。

1.12 有子曰[①]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[②]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

节之③,亦不可行也。”

【注】

①有子：即有若。

②和：和谐。

③节：节制。

【按】

礼就是准则，它是道义的体现，礼的作用，在于它能创造和谐，大小之事，皆依之而成。和谐有以礼节之而成的和谐，有未经礼节之而成的和谐。同样是和谐的乐曲，稚乐和谐而合于礼，淫声则虽和谐而不合于礼。和谐必须以礼节之而成，乃合于礼，否则就不合于礼。不当和而和，谓之苟和；不当同而同，谓之苟同。苟和苟同，君子耻之。

人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相左，这当然是不和谐。如何来达到和谐，有两种方法。一是以道义和准则统一思想，消除矛盾，取得共识。二是不讲道义和准则，大家轻易附和某一种意见，使矛盾消失，意见一致。前者是以道义和准则创造的和谐，而后者是不合道义和准则的和谐，是苟和、苟同。我们当然是尚前者而耻后者。

1.13 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①，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②，亦可宗也③。”

【注】

①复：此指实行其所言，即践其言。

②因：依。

③宗：取法。

【按】

“义”为“事之所宜”，按理按势，事情应该这样做，就叫做“义”。你说的话，应当是按理按势确实应该这样做，这话才能够付诸实行而合于道义，这样才能保全你的“信”。如果你说的话与事情正确的做法相违，但你为了保全你的“信”而把你的话付诸实行，这就是“信”与“义”相违；“信”害了“义”，当然是不可取的。因此，“信”应当合于事理、时势之当行宜行，应当合于道义。

“温良恭俭让”，“恭”在其中，然而决不是“越恭越好”，当以礼为度。《论语·颜渊》云“君子当‘与人恭而有礼’”，《泰伯》：“恭而无礼则劳。”《公冶长》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：“子曰：敬而不中礼谓之野，恭而不中礼谓之给……给夺仁慈。”恭过于礼，乃自卑其身，即使别人不加耻辱，自己已经先把耻辱加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恭不足于礼，乃自高位置，这也是招耻辱之道，耻辱必继之而来。恭而有礼，恭而当礼，这才是远耻辱之道。今人常说待人接物当不卑不亢。不卑不亢，以什么为标准？以礼为标准。过于礼叫做卑，不足于礼叫做亢。不卑不亢，乃合于

人当有师，有友，然而师友又有多种。所依者、所伴者不失为可亲可近之人，那么，就可以把他作为榜样，好好地向他学习。

1.14 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[①]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【注】

①就：趋，近。有道：有道者。正：纠正。

【按】

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,盖君子之所求,有远过于“饱”与“安”者,故志于求其所求而无暇顾及“求饱”“求安”了。君子志在求什么?求道。《论语·雍也》:“子曰:贤哉回也,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”颜回就是个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的君子。他求的是什么?当然是道。虽然古今之道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,但是,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的求道精神,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不仅求道要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,行道也要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。

行事要果断、干练、爽快、敏捷、及时,而发言论、许诺言,则要慎重。《论语》中还有类似的语言。《阳货》云“敏则有功”;《里仁》云: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。敏于行事,则易成其功;慎于言论,则利于全信,否则,言而不果,则失信矣。

如此求道,道固然可得,然而尚难保所得道之精纯,还有可能落入异端之道,因此还有必要时时向有道者求正请益,确保所求道之精纯。佛家强调学佛道要求“善知识”(即良师益友),也是这个意思。今人仍将向人请教称为“就正”,语即本“就有道而正焉”。

做到以上几个方面的人,“可谓好学也已”。其实,不仅是好学,而且是善学。

1.15 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[道]①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:“《诗》云:‘如切如磋②,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?”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【注】

①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论语注疏》卷一阮元撰《校勘记》云："皇本、高丽本'乐'下有'道'字。"又引其他文献，证明古本《论语》有"道"字。

②"如切"二句出《诗经·卫风·淇澳》。

【按】

此章可分三层。第一层是前一问一答。贫而无谄，可远耻辱；富而无骄，可远灾祸。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》赵文子云："富而不骄者鲜"；"骄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"。做到"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"，实为不易。子贡善于经商，家甚富，又有一定的修养、阅历，知道应当"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"，以为这是贫者和富者处世的最高修养境界，因此求孔子予以印证。孔子先是赞许"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"，后又提出更高的境界："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""乐道""好礼"当是互文。贫者乐道好礼而忘其贫，不自卑，何谄之有？富者乐道好礼而忘其富，不自高，何骄之有？盖无谄、骄的言行，未必无谄、骄的心理。抑谄抑骄，何如乐道好礼，从心里根除谄、骄之情？无谄、骄之情，自然也就不会有谄、骄之言行了。在贫富差别显著的今天，提高道德修养，对贫者富者来说，都是非常迫切的事。

第二层是子贡由此问答所发议论。切磋、琢磨，皆治玉之法。治玉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。学问修养之道，也是如此。后学当求师切磋琢磨，方能不断提高。子贡本来自以为"贫而无谄、富而无骄"的境界已臻至极，然而孔子又提出了"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"这一更高的境界，子贡的认识，因此得以"更上一层楼"，于是发为在学问修养方面有普遍意义的议论。

第三层，孔子赞扬子贡："往者"，孔子已言者；"来者"，孔子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